



七星桥前的遐思

历史星空

◎赵淑萍

这座古老的石拱桥，让我感到亲切。历经五百多年的风雨沧桑，它依然身姿挺拔，横跨南北如长虹卧波。虽说，桥身已蚀迹斑斑，但是，护栏望柱、扇形桥额、桥两边各伸出的一米长的镇水龙首，依然显示出细节的精巧、生动。那三个桥孔，如三面圆镜，映照出江南古镇旖旎的风光。

桥下的东横河，东通鸣鹤、西接余姚，曾是慈溪重要的水利枢纽。旧时，河上舟船如织。当地丰饶的物产，棉花、杨梅、各种地作货，无不是通过这条河，运往各方。而且，大河临街，每天，桥上人来人往，络绎不绝。取北斗七星的祥瑞，桥名为“七星桥”，是明万历年间姚北望族孙氏所建。桥南的孙家境，有“横河孙家境，纱帽八百顶”的美誉。清康熙年间，桥畔已经形成十日四天市集。商贾、士人、贩夫走卒和引车卖浆之流频频出入，那可是活色生香的市井画图。

但是，站在桥前，我无法不想起70多年前的那场腥风血雨。从资料记载中，从老人们的诉说中，我能想象出那次战斗的激烈。

1941年5月，中共浦东工委派遣姜文光、姚镜人等百余人，组建抗日部队，到浙东三北地区开展抗日斗争。部队番号为第三战区宗德公署三大队，简称宗德三大。当年10月21日，部队接到情报，说是在观海卫的日军抢了一批棉花，要用船运往余姚，第二天清晨途经横河，只有一个小队的鬼子押运。大队长姜文光、大队副姚镜人等觉得战机难得，遂决定第二天早晨在横河七星桥附近、东上河南岸的孔庐庵旁打一场伏击战，袭击敌船，截获棉花。

可是，当时，余姚县浒山区龙南乡的一个伪保长认贼作父、卖国求荣，向姚城敌军告了密。因此，鬼子不仅延后了运棉时间，而且从余姚派遣了一个中队的火力，半夜偷偷乘船赶往横河，在七星桥、堰桥和几个制高点布置交叉火力。同时，严密封锁消息，赶集的老百姓只准进，不准出。抗日部队的战士们对这一切毫不知情，第二天一早，照常向七星桥前进。这时，日军在桥上，居高临下，将罪恶的子弹射向他们。敌众我寡，地形又

对我极为不利，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血战，除少数突围外，大队长姜文光、大队副姚镜人等29名指战员壮烈牺牲。

这就是七星桥战斗，也称“横河战斗”。

随后，抗日的怒火席卷浙东大地。浙东游击队独立大队很快建立，1942年春天，游击队在当地群众配合下，抓住了向日军告密的汉奸伪保长，就地正法，祭奠英魂。

1941年10月22日，历史永远记住了这一天。从那时起，七星桥不仅是横河古镇重要的文化符号，也是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蹂躏中国的铁证之一。

1995年8月，横河镇人民政府在我军战斗的地方建造了一座六角形碑亭。碑亭正中竖着一方高1.1米、宽2米的纪念碑。纪念碑正面，镌刻着由原新四军浙东纵队政委、浙江省委原书记、中顾委委员谭启龙亲笔题写的“横河战斗纪念碑”七个大字，背面刻有130余字，记载着惨烈的战斗场面和今人对烈士的缅怀之情。

当年我在横河任教，清明时节，曾带学生去纪念碑亭、七星桥缅怀英烈，也曾查阅这场战斗的相关资料。记载大都简短，倒是网络上有位叫马水焕的作者写的《海地旧事》，记载略详。当时，已是凉秋，战士们还穿着夏衣作战，急需解决冬衣，所以决定截获棉花，发展抗日力量。准备战斗的那个早上，他们把借来的稻草还给村民（晚上，他们就是借稻草打地铺睡的）。可见，当时我们的部队是怎样的艰苦，纪律又是何等严明。我也曾查找姜文光、姚镜人的材料。他俩都是上海人，有文化，有战斗经验。姜在学生时就开始领导学潮。姚曾领导过农民暴动。照片上的他们，风华正茂，英姿勃发。牺牲时，他们一个32岁，一个30岁。那么，还有27位战士呢？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。为了抗日，这些战士从浦东来到三北大地，一路餐风宿露，最后长眠于此。

十多年过去，我回到横河，又来到七星桥前。离别经年，变化巨大，街市繁华、高楼耸立，一些古旧、破落的建筑都被拆除，但是，这七星桥，屹立于东横河之上，它将作为珍贵的文物永远保存。“勿忘国耻！”它提醒着人们，自由、独立、和平是如何来之不易。

◎江泽涵

拼租的一个室友将家教兼职辞了。她见那男孩有道应用题解错了，随口逗了他一句：“哎呀，好笨的小家伙呀，这个都不会吗？再好好想想……”后果非常严重！男孩的眼睛瞬息布满了血丝，将铅笔当飞镖投了过来，室友差点中镖，惊魂未定，就听见男孩歇斯底里地哭嚎：“谁说我不会？谁说我不行！”

据室友描述，他是个很聪明的男孩，会唱歌，会跆拳道，也十分活跃。她以为外向的孩子不会小心眼，能禁得住小玩笑。他父亲的脸色也相当难看：“不是跟你强调过了吗，要鼓励他，鼓励他！”

我也有过几份家教经历。试教通过后，一般家长都会叮嘱：“请你多鼓励孩子，别说他缺点，他很脆弱的。”任何人在生命的任何阶段，鼓励都是非常必须的。但是，我后来发现，鼓励过多，有可能使孩子变得更脆弱。比如我教过的一个女孩，家里一有客人来访，她父母就介绍她会书法、写作，得过不少奖，媒体上有过报导，还拿出备在客厅的一沓奖状。然后来客也会表扬一番主人的孩子。但是我发现，客人自己的女儿噘起了小嘴。另

外我还注意到：客人其实不是在表扬孩子，而是在间接奉承大人。

在这种展览式的鼓励下，女孩的理科成绩一塌糊涂，对于批评总透着几分不屑和孤傲。她也没有什么要好的朋友，却是因为受表扬太多，遭了其他孩子的嫉妒和疏远。这些正是过分鼓励种下的祸根。

我常常给学生看一些在家乡拍来的照片，他们对青山、溪流、田园，还有石磨、农居都充满了好奇。有一次，有个孩子指着其中一张问我：“他们为什么要干这么重这么累的活？”

照片上是一个同龄男孩，挑着一担蔬菜，落在大人后边。而我眼前的小孩恐怕连个碗都洗不干净呢，哪里会晓得农村孩子的生活？小孩子吃点苦真的没什么不好。可惜，“再苦不能苦孩子”，“要把最好的留给孩子”，就是话也要挑最好听的说。

也许是因为之前受了棍棒式教育的影响，所以现在的父母一窝蜂地转向了鼓励式教育。但这无疑是另一个极端跳向了另一个极端。因“症”施教！鼓励是针对缺失信心的孩子而施的。对正常的孩子来说，适当的鼓励和适当的挫折教育，都是必须的。

生活中的那些小礼节

观察者

◎洛风

正值周末，怀揣童心，第一次出发去科技馆。

到了地铁站，发现人不少。听到两个年老的奶奶讨论，大概是最近天气热了，地铁比公交车凉快多了，于是地铁出行的人越来越多。

乘坐地铁时，很自然地与朋友并列站在了一个台阶，忽然听到广播“请您右立左让，文明出行”，耳根一热，立马站在了朋友后面。

但如我一般原先站在左侧的那些人，有父母带着孩子的，也有爷爷奶奶一辈的，似乎都没有听到提示，也没有做出任何改变。心情顿时有些复杂。

正在暗自感慨，后面传来一个小女孩稚嫩的声音：“奶奶，不是要右立左让吗？前面的阿姨都站到右边来了，你也站在我后面吧。”我扭头，那个奶奶还是站在她孙女并排，简单地甩给孙女一句：“不用管它，你只要记得今天看完科技馆之后要写一篇文章。”孙女大概比较好奇：“为什么要右立左让呢？”奶奶显然并不关心，大概是嫌孙女固执，有了一些情绪，厉声说：“你管它干嘛？”孙女张了张口，噤了声。那一刻，特别想代替那个奶奶告诉这个充满好奇心且遵守规则的小女孩，但终究缺少一些勇气，担心被视为多管闲事的“怪姐姐”。

带着不愉快的心情抵达科技馆，发现科技馆门庭若市，游客如织。一问才知道，居然是受“同城一元门票”的吸引，很多家长就带着孩子过来了。走到队伍最前方，询问工作人员，因为我们买全票，不需要验证，于是立马被放了进来。走进大门的那一刻，听到有不明真相的游客大声嚷嚷：“为什么让他们先进？我们这都还排着队呢，怎么搞的？”

进入馆内，发现参观的主体是小学生，很多都玩得不亦乐乎。馆里有一个区域是“宇宙剧场”，看到排队的人群，受从众心理驱使，我们立马也先去排队。本来是50人一批，但似乎排队的人数已经超了。很多游客看到这边有队伍，立马也过来先排上，被告知这一场已满，下一场在一个小时之后，少不得有些抱怨。引导员不停地耐心解释，但似乎仍难以平息那些没有排上队伍的父母的抱怨。还有一些父母则另辟蹊径，比较“聪明”地选择了插队方式，事后一脸骄傲地面向孩子，似乎在表明自己与那些被拦在外面的父母相比有多么能干，为孩子争取到了这些机会。

经过8分钟的等待，终于可以进去观看了。座位是类似于台阶的排凳，合理的方式大概是引导员带着游人们，从内往外坐，就像我们入座礼堂，一行一行地进入，井然有序。但一打开门，面对那么多的大人，大概引导员也有心无力了，于是出现的场面就是，中间的好位置最早被占据，而两侧很难走进去的位子则都空着。我排在比较后面的，眼看着似乎快没位置了，前面的女士再也顾不得仪容，居然开始踩着座位往后走。

片子虽然仅仅只有8分钟，不过还是介绍了一些名人和他们对于宇宙的一些认识和观点，从科普意义角度来说，算是比较成功的。放映结束开始退场，不忍直视的一幕又出现了，后面的观众都不排队走通道，而是一个个都选择了“不走寻常路”，踩着刚才大家坐的座位往下走。大人如此，小孩子也不例外。

目睹这一幕，刚才积蓄的负面情绪再次满棚，加上整个科技馆游客实在太多，大概都已经接近甚至超过外面告示栏中所写的每日接待量“4000人”，果断选择结束这次科技馆之旅。

回去之后，感觉今天要吐槽的很多，譬如科技馆的门票平日里成人100元，儿童60元，与北京的科技馆“成人30元，学生20元”相比似乎确实贵了一些；譬如科技馆的引导员居然连介绍图册都不给游客，目前我对科技馆的了解还是很少；譬如，为什么家长对于儿童的言行教育观念如此薄弱；譬如地铁上除了播放那些搞笑的倒霉熊、绿豆蛙，为什么不考虑播放一些关于文明礼仪的动漫教育？有时候觉得，点赞固然能让大家短时间内都开心，但如果实际上有很多要吐槽的内容，却依然假装点赞，那将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。

感觉自己做的很多，但是对于改变大环境，能做的似乎又很少。只能寄希望于每个人都能多关注生活中的小礼节，为自己和大家营造一种舒适的生存状态。

总第 5916 期

投稿邮箱：essay@cnnb.com.cn

配图

施泽辛